

【元曲名家精品类编】

元曲，包括散曲、**杂剧**两种文体，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



鼎盛时期的三座艺术高峰之一。**散曲**，是元代我国北方民间兴起的一种新诗体。

错勘贤愚枉做天

关汉卿卷

杂剧则是由散曲连缀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对话独白）、科介（动作），

专供在舞台上演出使用。元杂剧的出现，将古代戏曲的发展推入了鼎盛时期。

张厚余 编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元曲名家精品类编】

错勘贤愚枉做天

关汉卿卷

张厚余◎编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勘贤愚枉做天:关汉卿卷/张厚余编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4

(元曲名家精品类编)

ISBN 7-80623-576-0

I. 错… II. 张… III. ①散曲-作品集-中国-
元代②杂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元代 IV. I214.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46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0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3.8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210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年4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76-0/I·413	定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关汉卿简介

关汉卿,因史料阙如,生平不详。据《录鬼簿》等书推断,约生于金宣宗贞祐、元光年间(1213—1222),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原籍祁州(今河北安国),定居大都(今北京市),故亦曰“大都人”。号己斋叟,曾任太医院尹,生平大半“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即出入于教坊,往来于勾栏,且是其时杂剧创作团体——玉京书会之魁首。时人谓其“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元·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并称其为“初为杂剧之始”(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即元杂剧为汉卿所创也。蒙古灭南宋后,到过南宋都城杭州,其时已近晚年。其影响甚大,同时代人王实甫、杨显之等随其从事杂剧创作;后来剧坛翘楚高文秀、沈和甫亦被称之为“小汉卿”、“蛮子汉卿”。散、套、剧作皆长,尤以杂剧为优。现存散曲(套曲、小令)六十余首,杂剧十八部。据《录鬼簿》所记著有杂剧六十七部,大多惜已散失。

编著者简介

张厚余 山西寿阳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太原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傅山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文学评论集《寻芳履痕》、散文集《秋华集》、诗词集《凝春集》及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傅山诗文选注》、《太白诗传》、《杜牧诗文解评》等。并参与了《全唐诗》、《全宋词》、《全清词》、《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诗词曲赋鉴赏辞典》、《古诗鉴赏辞典》、《汉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辞典》、《中华诗词鉴赏辞典》、《宋词精品鉴赏辞典》等书的编撰。

总 序

(一)

进入新世纪和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所评述的:“中国的剧烈变化,只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才可以比拟。”然而,中国不仅仅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提升经济、科技、军事“硬实力”的同时,也加速建设自己的“软实力”,即加速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底蕴深厚、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传统,向世界昭现其古老而富有魅力的东方文化,这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已成为我们“和平崛起”的既定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文化没有断代的国度,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化令我们为之无比自豪。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和灵魂,而中国的传统诗词,正是汉语言文字的艺术结晶,是我们民族精神、人文道德、文化传统的载体,被推崇为“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其发展源远流长,充满活力,“一万年也打不倒”。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只有认真挖掘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粹,打牢自己的根基,才能吸纳异国文化中于我们有用的东西,创造出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中华新文化,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河南文艺出版社高屋建瓴地推出了“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新颖的视角,系统的梳理,独到的见解,加上精美的装潢,得到了专业人员的好评与广大读者的青睐。在这个基础上,该社的资深编辑王国钦先生,又策划并约我为

其主编一套“元曲名家精品类编”丛书,与之配套出版发行。

元曲,包括散曲、杂剧两种文体,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鼎足并峙的三座艺术高峰之一。散曲,是元代我国北方民间兴起的一种口语味比较浓厚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包括小令、带过曲和散套;杂剧则是由散曲连缀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对话独白)、科介(动作),专供在舞台上演出使用。元杂剧的出现,将古代戏曲的发展推入了鼎盛时期。法国大作家雅克·潘帕诺先生在创作、出版过三部介绍中国的书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正如了解希腊悲剧才能大致了解希腊一样,只有了解中国戏剧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可见对于元曲(包括杂剧)的深入研究与挖掘,是振奋民族精神、聚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之一,是加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有力武器。因此,本丛书的策划、组稿与编辑、出版,显示了该出版社编辑、出版家们的远见卓识。

(二)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全中国的时代。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各民族文化、音乐、语言的交流与融合,都催化了新诗体元曲的诞生,并取词而代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元朝是由蒙古早期奴隶制飞跃进入成熟封建社会的。因而,封建观念较为松动,文化政策比较开放,宗教比较自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等一律平等并存,从而使长时期被封建礼教压抑、扭曲了的人性得到一定的解放;其二,元代从太宗九年(1237)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近八十年间不设科举,使读书人失却了晋身之阶。当时,元朝把职业分为十个等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妓、八戏、九儒、十丐。戏子(戏曲艺人)与读书人(儒),竟排在了娼妓之后,仅比乞丐高出一等。读书人志不得伸,于是,一部分人屈就于民间,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在勾

栏、瓦舍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在这里备受尊重,被奉为“书会才人”或“书会先生”,他们“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由于生活在最底层的社会里,感同身受,耳闻目睹了朝政吏治的残暴腐败,民族压迫者的骄奢淫逸;社会底层人们的遭际、觉醒乃至抵制、反抗,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于是,在他们笔下敷演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成就了一篇篇元曲佳作,切切实实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苦痛、愤怒与抗争!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曲学大师隋树森先生辑入《全元散曲》的作家有二百余人,作品有四千三百一十首(套);流传至今的元杂剧也多达一百六十余种。其中许多名篇名句至今仍脍炙人口,许多剧目至今仍屡屡在舞台演出,历久不衰!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就其题材的丰富多样,创作视野的阔大宽广,反映社会生活图景的鲜明生动,人物形象的丰满完整,语言的通俗泼辣等方面,均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难得的一份宝贵遗产。

(三)

对于元曲的研究与挖掘,相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比较滞后。隋树森先生生前认为,对于元曲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缺憾,一是“只做一般的研究”,二是“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或分析元曲的文章,谈思想者为多,提到作品的艺术性者比较少”。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主编过一部《元曲鉴赏辞典》,由我国老、中、青三代一百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该书收入元代二百余位曲家的七百四十五篇散曲、五十二折杂剧,逐一进行了深入的赏析,每篇赏析短文列为一个词条。隋树森先生看过后,十分兴奋,欣然为该书作

序,认为:“每篇赏析文章,作者直抒胸臆,语言隽美,风格丰富多样,像元曲一样绚丽多姿。”“这部别开生面的辞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元曲研究成果的荟萃……正好弥补了元曲研究的缺憾。”该书交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北京一连三个月列在图书销售排行榜的首位。我与该社社长姚维斗先生应约到上海签名售书,南京路新华书店一天之内即销售两千册以上。其后,该书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畅销书”;国家出版总署将其列为全国新华书店常备图书目录。尽管如此,我与我的合作者们仍感到,对于元曲的研究与挖掘似还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主要是对元曲大家与元曲名作的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河南文艺出版社关于编撰“元曲名家精品类编”丛书的策划意向,正好与我们的意愿不谋而合。

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按照王骥《曲律》一书对“元曲四大家”的论析及本人作品的实际情况,除元散曲合集外,分别编写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四人的作品专卷。各卷的具体情况是:

《错勘贤愚枉做天》(关汉卿卷)。关汉卿是世人公认的元曲大家,他一生曾创作散曲六十余首,杂剧六十七部(现存十八部),比后他几百年的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所写的剧作多出一倍。他的散曲脍炙人口,杂剧冠绝当世。他的散曲作品或记叙爱情,或抒写襟怀;或表现离愁别恨,或描绘自然风光。时而悲歌慷慨,时而风流艳冶,写态传情,有“曲尽人情”的本色。他的杂剧,形式有悲剧、喜剧、悲喜剧、正剧;内容有社会剧、历史剧、公案剧、风情剧等。他用笔墨描绘出当时社会全面、广阔的人情世态,塑造出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人物形象。他是13世纪即我国元代“和人民最亲近的作家”(郑振铎语),千百位元曲艺术家的代表。上世纪50年代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一卷的编著者张厚余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国内著名

的古典文学专家,书中收入了关汉卿六十多首散曲和十八部杂剧中的二十折,囊括了他全部的散曲和杂剧的精华,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关汉卿作品的专著。在每一部作品的原作之后,编著者都有简明扼要、精辟独到的注释与点评,其资料搜集之详尽与观点之精湛都是前所未有的。

《困煞中原一布衣》(马致远卷)。马致远是元代早期最负盛名、自成一派的散曲大家。他所创作的散曲有一百三十一首(其中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数十六首),另有残套七首,数量超过了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郑光祖所作散曲的总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意境高远,风格豪放,形象鲜明,语言凝练,音韵和谐,被称为“曲状元”。他的小令[越调·天净沙]和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是其作品风格的典型代表,被誉为“秋思之祖”,是万中无一的曲中佳品。其在元散曲中的地位,有如李白、杜甫之于唐诗,苏轼、辛弃疾之于宋词。他一生创作杂剧十五种,现存七种,最负盛名的是历史悲剧《汉宫秋》。本卷的编著者李德身教授,是研究元曲方面的资深专家。2002年我们曾合作主编过一部《元曲名篇鉴赏辞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而他对马致远情有独钟,前作似意犹未尽,由他担纲此卷正合其意。该卷除收入马致远全部散曲外,又收入其杂剧《汉宫秋》四折,《岳阳楼》、《黄粱梦》、《青衫泪》、《荐福碑》、《陈抟高卧》、《任风子》各一折。加上他精心进行的注释与点评,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搜集最全、评注最详的马致远作品专集。

《愿有情人成眷属》(王实甫卷)。王实甫存世的散曲很少,但“风韵美,士林中等悲伏低”(贾仲明语)。其作品风格“如花间美人”,妍丽与本色兼有,文情并茂,绵密婉丽,旖旎多姿,光彩照人。他在原《莺莺传》、《董西厢》基础上创作的元杂剧《西厢记》,以“纵横烂漫,出入变化”的大手笔,将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展示了人性的彻底解放。它的出现,犹如异峰突

起,在我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矗起了一座高峰,赢得了“天下夺魁”的美誉,被评为“南北杂剧之冠”,是一部“超时空”的艺术佳作。本卷的编著者朱捷先生,早年曾在崔、张爱情故事发生地的河东、元杂剧发源地之一的平阳(今山西省晋南一带)生活过,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多年。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二人曾合作编著过一部《西厢记鉴赏辞典》。其后十多年间他仍心难释怀,潜心对王季思、吴晓玲、张燕瑾等前人的注释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由于条件、时间和资料的局限,难免有一些尚待商榷之处,一直想再出一本新的评注本。这次的编著任务,正好遂了他的心愿。他对《西厢记》全本各折的注释与点评,有不少是与前人不同的真知灼见。本卷除《西厢记》外,还收入王实甫仅存的三首散曲和杂剧《破窑记》、《丽春堂》、《芙蓉亭》、《贩茶船》的各一折。它的出版,对王实甫的研究将是一个新的贡献。

《天竺残照水边霞》(白朴卷)。白朴的散曲多写男女情爱、自然风光和隐逸生活。其风格兼沉雄、清丽之长;语言质朴自然,清爽秀美。今存小令三十六首,套数四首。他的杂剧成就亦高,所作共十六种,今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三种,其《梧桐雨》最负盛名,与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并称为元杂剧的“三大杰作”,谓之“千古绝品”。本卷除收入白朴的散曲四十首外,还收入《梧桐雨》四折、《墙头马上》四折、《东墙记》一折。本卷编著者孙安邦先生,是国内著名古典文献专家,曾掌控三晋古籍出版事业多年,对元散曲、元杂剧,尤其是白朴的研究更是其所长,曾发表关于白朴的专论多篇,在编选、评注中倾注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心血。应当说,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也是较好的一部白朴作品研究的专著。

《重冈已隔红尘断》(元散曲合集)。本卷共收入除关、马、王、白四大家之外的元曲作家的散曲作品四百余首,其中小令三百余首,套数二十余首,基本上反映了元散曲创作的全貌。书名用的是元好问的小令〔黄钟·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里的第一句曲词。其用意

有二：一是元好问乃第一变词为曲、开创曲作的作家。他的曲作不算多，今存十三首，均为由词变曲而来。如他的散曲[双调·骤雨打新荷]，即是将[小圣乐]词摘取后五句，改字谐律而成。正如清诗人李调元所说，元好问[小圣乐]本为词，“今入曲，易牌名：[骤雨打新荷]”（《雨村曲话》）。所以，我国曲学老前辈、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罗烈忱先生也说：“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元好问）。”（《元曲三百首笺注·叙说》）二是由于元代废除科举之后，文人失去晋身之阶，一部分屈就于民间，以关汉卿为代表，所作多以杂剧著名；另一部分则隐居山林，以元好问为代表，所作多以散曲名世。

本卷的编著者贺梅龙系元曲研究队伍中的后起之秀，先后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曾执教于太原工业大学煤炭化工学院，现任天津某广告设计公司董事长兼设计总监。先后编注过《元曲三百首》（团结出版社出版）、《元曲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两种元散曲选本。业余时间仍在精心挖掘元曲资料，不断有所收获。收入本卷的散曲中有六十多首就是《全元散曲》所未曾收人的。这些成果或摘自其他的古籍版本，或来自某博物馆的收藏，或抄自元明时期的器物等，为元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写到这里，我想到上世纪评选出的千年全世界最有名的十句名言中的第一句：“我有一个梦。”原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教授说得好：“全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一个梦，让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站得稳、站得直！”（2004年9月《在上海欧美同学会第一次论坛上的演讲》）但愿我们的研究能为中国的强大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我们相信，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综合国力空前强大的中国，一定会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2004年10月于北京团结湖

前 言

关汉卿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杰出的散曲作家、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元末明初的贾仲明说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见《录鬼簿》补写挽词）。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年纪念大会，并上演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关汉卿》，关汉卿的杂剧和其他创作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是金元之交的13世纪。据郑振铎先生考证，蒙古灭金时（1234），他大约二十四五岁。到蒙古灭南宋时（1279），他已年近七十。这就说明，他的一生大半处于王朝更迭、战乱频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度复杂、剧烈的年代。其时，蒙古、女真等民族的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族人民施行着残酷的压迫、剥削与掠夺，被统治的中国人民喘息在战祸与暴力的野蛮蹂躏之下，不仅生活上毫无保障，而且丧失了起码的人身自由。较之其前与尔后的封建王朝，这更是一个暗无天日、无法无天的时代。关汉卿身处这一黑暗王国，以他亲历和观察的种种世相，熔铸于艺术创作之中，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面反映时代生活的明镜。

关汉卿是不同于前代、后代也绝少的一位作家。他不是一位传统的自命高雅的文人，而是以毕生精力“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的“梨园领

袖”、“杂剧班头”，勾栏、瓦舍、书会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士大夫们轻视“戏子”，他却乐于和他们交往；士大夫们轻视民间艺术，他却亲自粉墨登场。他没有一般士人的清高，而是与民间艺人打成一片。当时书会的一批民间作者及被艺人们称为前辈老先生的杨显之、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都是他来往密切的好友。关汉卿，这位不朽的作家，其实是13世纪千万民间艺术家的代表。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他是和人民最亲近的作家。他为了人民而写作，为人民而控诉着当时的黑暗统治。他和当时的人民是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喜怒哀乐，并且他把当时人民的这种喜怒哀乐之情写了下来而使之永远不朽。”（《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的伟大戏曲家》，见1958年第6期《戏剧报》。）

关汉卿是一位思想深刻、情感浓烈、学养丰厚、才华横溢、创作丰盈的多面手。他的散曲脍炙人口，杂剧冠绝当世。他一生写了六十多种杂剧，比后他几百年的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所作几乎多出一倍，只是他没有莎翁幸运。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观念对戏曲的轻视，迄今保存下来的作品只有四分之一稍多。在现存的十八部杂剧中，若依形式类型分，有悲剧、喜剧、悲喜剧、轻喜剧、正剧等；若按题材类型分，有社会剧、风情剧、公案剧、历史剧等。在他现存的六十余首散曲（包括小令与套曲）中，有的系自我抒怀，有的系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有的系状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有的系描绘当时社会的市井风情。在他之前，从未有一位作家能像他这样，以各种艺术形式广阔、全面地表现现实人生；从未有一位作家的笔下能有如此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态涌现。

在关汉卿笔下，我们看到了夺人妻女如儿戏、为所欲为的淫棍鲁斋郎（《鲁斋郎》）；看到了比高衙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通“圣人”（皇帝）的色魔杨衙内（《望江亭》）；看到了打死人不偿命的“权豪势要之家”的恶霸葛彪（《蝴蝶梦》）；看到了到处渔色而无人敢管

的纨绔子弟周舍(《救风尘》);看到了骗婚骗色的女真贵族小千户(《调风月》);看到了死皮赖脸心狠手辣的市井无赖张驴儿(《窦娥冤》);看到了“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贪官桃机太守(《窦娥冤》);看到了见死不救、生生让其女与恩婿分离的狠心官僚(《拜月亭》);看到了逼人舍弃亲生子、置孤儿寡母于死地的乡间恶富(《五侯宴》)……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府到市井,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的就是这些吸着百姓血汗养肥了的淫逸、贪婪、肮脏、凶暴之徒,而这样的两脚兽却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地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在这些两脚兽的淫威下,挣扎、呻吟、呼号、哭喊着的是含冤负屈被虐杀的童养媳窦娥;是被夺去妻子仅留下两儿的银匠李四及被玩厌了又转手送给他人的李四妻(《鲁斋郎》);是为报父仇打死恶霸却被刑拘的平民三兄弟(《蝴蝶梦》);是上当受骗被殴打凌辱的从良女子宋引章(《救风尘》);是在风雪天荒野地被逼弃儿、心如刀割的王大嫂(《五侯宴》);是被玩弄被欺骗的婢女燕燕(《调风月》)……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官压民,这是怎样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义社会和黑暗时代啊!关汉卿就是以他的一支椽笔逼真地画出了这样的时代,记录了这样的社会!

关汉卿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反映了13世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更在于表现了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即被统治的人民群众的倔强性格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也是关汉卿之前的文学作品很少表现的。《救风尘》中的妓女赵盼儿,凭着她的机智,从容不迫地骗得了休书,把备受虐待的姐妹从恶少手中救了出来;《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假扮渔妇,跑到由于追求她不遂因而凭借皇帝势力来取她丈夫首级的杨衙内面前,盗取了“势剑金牌”(皇帝给予杨衙内杀人特权的信物),救了她所爱的丈夫的性命。关汉卿笔下的正面人物很多是被压迫的妇女,这些女性在平时往往具有中国古代妇女善良、温柔、敦厚的特点,但一旦身处于暴力

面前,就显出她们顽强不屈、不向暴力低头的性格。像窦娥,原来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年轻寡妇,但她蒙冤受难、含冤赴戮时,不但骂天骂地骂王法骂官员,咒骂尽世间的一切,甚至临刑前还要发下三誓证明自己是冤枉的,她的冲天冤气竟使得天公在六月天降下三尺大雪,最后她的鬼魂还要坚决告状,终于使作恶者受到惩罚。关汉卿笔下这些具有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当时社会上最微贱的人,诸如童养媳、妓女、婢女、寡妇、老嫗……关汉卿把同情和热爱都倾注在她们身上,她们既是现实人物的真实塑造,也是作家理想和希望的寄托。窦娥临刑前喊出了撼天动地的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年。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一悲愤欲绝的唱词也正是关汉卿对那个罪恶社会黑暗王国彻底否定的愤怒呐喊!

关汉卿笔下的人物世界是丰富多彩、广阔斑斓的。除了上述对立的人物,反抗的形象,他还塑造了关羽、尉迟恭等历史人物的英雄形象,描绘了温峤、裴度、李克用等历史人物的不同性格。《拜月亭》中富家小姐王瑞兰对患难之交蒋世隆的情真意笃;《绯衣梦》中大家闺秀王闰香对贫夫李庆安的真心一片;《谢天香》、《金线池》中风尘女子谢天香对文人柳永的痴情执著,杜蕊娘对书生韩辅臣的怨而又爱,爱而又怨……都以各个面貌不同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生图景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而《鲁斋郎》与《蝴蝶梦》等包公戏,既真实地写出了包公正直、机智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作为现实中人有顾忌、有局限的一面,比后世神化了的包公更具现实性与人情味。关汉卿着力于前代人物包拯,正是对当世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愤激,对生民命运的关切和对公正清廉的呼唤。

关汉卿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散曲最能流露他的真个性,真性情,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他散曲的代表作。从来也没有一位作家一位文人这样坦诚地暴露过

自己的真面目。当然,这其中有着愤世嫉俗、故作夸张的因素和成分,但他敢于承认自己“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却是实在的,因而也是惊世骇俗的。他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与世俗的偏见,不不与这些“卑贱”的人交往为耻,并能够从卑贱者的身上发现高贵的灵魂,并在作品中予以表现,确实可谓古今第一人。此外,《赠朱帘秀》亦是其散曲的上乘之作。此作表面上句句咏珠帘,实为句句赞帘秀,其想象联想之妙、艺术手法之高、感情蕴藉之深,实为韵文作品中之少见。其他如[南吕]《四块玉·闲适》等作亦真实地表现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思想情感世界的矛盾,对我们全面了解作者的心灵潮汐大有裨益。

关汉卿散曲作品中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篇什也是独特、闪光的,像那四首题情的[仙吕]《一半儿》,其相互挑逗之动作,忽喜忽嗔之情态,俚语雅语之交错,悲喜情绪之转换都是历来所罕见的。还有那些表现离愁别绪的套曲,其感情之曲折,内蕴之丰富,心理刻画之细腻,悲喜跌宕之自然,也都是过去这类作品中未曾见到的。其中可以看出关汉卿在雅词方面的深厚素养,其与汉卿杂剧中的本色语言形成一种对照,可以看作是作者在创作发展过程中熔铸雅俗为一炉的过渡,亦可看作是其杂剧创作之滥觞。另外,表现市井风情的散曲以[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最具代表性,这是作者晚年造访新亡的南宋国都之作,其语言之清新,文笔之活泼,情感之充沛潇洒,毫无迟暮衰飒之气,而是以一派青春活力活画出“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的旖旎景象。其他写浪子回头、花夫悔悟之作亦别开生面,特别是两首[越调]《斗鹌鹑·女校尉》以新的人物、新的形象、新的生活图景填补了人生画卷的空白。

当然,与任何伟大人物一样,关汉卿也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的一些杂剧中带有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说教。《陈母教子》则突出地宣扬了“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思想,《裴度还带》中也有程度不轻的渗透。作者在剧中